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卷之八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喪服義例

賈君洲疏喪服分制服之義例三等曰正服曰義服曰降服其說往往自相牴牾黃直卿謂降服見經傳而正與義服無明文炘按禮記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則服之有恩有義彰彰明矣正服可與降

服對不可與義服對蓋義服亦正服也豈有臣爲君之義斬而非正服者乎喪服傳又有親服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據兩書之義求之則門內之服上治祖禰皆恩服也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皆親服也加服降服從服報服名服生服諸義例開元政和諸禮分正加降義四服而餘者未詳竊謂服傳之親服即恩服中而析之者其加服降服從服報服名服生服諸目又從恩義諸服中而析之者今不用疏家正服之名而就記傳所有者並而於

各服之下以俟達者覽焉

斬衰三年

父恩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同上○父爲長子加服○爲人後者同上○子嫁反在父之室同上○諸侯爲天子義服○君同上○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同上○妻爲夫親服傳曰妻至親也○妻爲君同上雖不得體君而親同也

○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加服

炘按斬衰服經傳十一條賈疏分爲正義二等續通解因之分正服九義服三臣服君三餘皆正服今擬定恩服二親服二加服四義服三

齊衰三年

父卒則爲母（恩服）○繼母如母（義服）○慈母如母（同上）○母爲長子（從服）

○傳爲所後者之妻（加服）記妾爲君之長子（從服）

炘按齊衰三年服經傳記六條賈疏惟有正服通解續分降服四（父卒爲母雖降斬爲齊實非降服繼母慈母尤非）正服二（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非正服）今擬定恩服一義服二加服一從服二

齊衰杖期

父在爲母（降服）○妻（親服）○出妻之子爲母（降服）○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爲之服（義服）報（報服）

炘按齊衰杖期服經四條賈疏惟有正服續通解同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之云按父在爲母乃降齊衰三年而爲杖期當是降服今擬定降服二親服一義服一報服

一

齊衰不杖期

祖父母（恩服）○世父母叔父母（親服又名服）○大夫之適子爲妻（降服）○昆弟（親服）○爲衆子（同上）○昆弟之子（報服）○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親服不厤降）○適孫（加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報服）○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同上）○爲昆弟之爲父後者（親服不降）○繼父同居者（義服）○

為夫之君從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親服不降姑姊妹報報服

此一條宜分讀上句就男子言言為父之姊妹己之姊妹己之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皆服本服期不降大功也下句就婦人言言姑為姪姊妹為昆弟亦報之以期也張稷若曰女子子不言報者為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從服○妾為女君義服○婦為舅姑從服○夫之昆弟之子報服○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親服不服降○女子子為祖父母恩服不降○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親服不降此一節當分讀之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大夫大夫命婦者服期蓋此數人正服期大夫降一等服大功大夫之子亦從父降服大功今竝為大夫尊同不降大夫之子亦不降故服期也又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命婦者服期蓋此數人在室

期因出嫁降大功大夫又降至小功今因爲命婦尊同仍服大功又因無主服期故大夫之子亦從父服期也以上皆以大夫之子顯大夫之服下云唯子不報者言大夫之子爲姑姊妹之無主爲命婦者服期姑姊妹亦報之以期女子子未當爲父期故曰唯子不報也亦以大夫之子顯大夫也 ○大夫爲祖父母恩服不降適孫加服不降爲士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恩服不降

炘按不杖期服經二十二條賈疏分正義二等通解續去義服分降正二等今析爲二十六條擬定恩服四親服八義服二降服三報服四加服二從服三又附名服一

齊衰三月

寄公爲所寓義服○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爲舊君君之母妻義服○庶人爲國君同上○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同上○繼父不同居者同上○曾祖父母恩服○大夫爲宗子加服不降○舊君義服○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恩服不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同上

炘按齊衰三月服經十一條賈疏皆義服續通解同今擬定義服六加服二恩服三

殤大功 長殤九月中殤七月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降親服期一等○叔父之長殤中殤同上○姑姊

妹之長殤中殤（同上）○昆弟之長殤中殤（同上）○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降報服期一等）○適孫之長殤中殤（降加服期一等）○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降親服不降期一等）○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降加服斬衰二等）○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同上）

炘按殤大功服經九條賈疏分降義一等績通解同（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是義且餘皆降）今擬定降親服期一等者四降不降親服期一等者一降加服期一等者一降加服斬三年二等者二降報服期一等者一

大功九月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降服○從父昆弟親服○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降服○庶孫親服○適婦親服不降○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降服○姪丈夫婦人降服報報服○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從服○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降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同上○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親服不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降服○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從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降服○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親服尊同不降

炘按大功服經十六條賈疏分正降義三等續通解同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其餘皆正今擬定降服八親服二不降親服四報服一從服二

緦衰既葬除之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

殤小功五月

叔父之下殤降長中殤大功一等○適孫之下殤同上○昆弟之下殤同上○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同上○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同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二者成人大功其長殤皆降一等○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同上）○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降長中殤大功一等）○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降成人大功一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同上）○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同上）

炘按殤小功服經十一條賈疏分降義二一等續通解同（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其餘皆降）今擬定降長中殤一等者六降成人一等者五

小功五月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親服又名服）報（報服）○從祖昆弟（親服）○從父姊

妹同上〇孫適人者降服〇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降服在室降大功又降小功〇為外祖父母加服〇從母丈夫婦人名服報報服〇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生服傳曰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報報服〇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降服〇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同上〇庶婦親服〇君母之父母從母從服〇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加服

炘按小功服經十三條賈疏分正降義三等續通解同與大功分正降義同釋今擬定親服四名服一降服四加服二生服一從服一報服三

緦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親服○族祖父母同上○族父母同上○族昆弟同上○庶孫之婦同上○庶孫之中注云下字之誤殤降中長殤一等○從祖姑姊妹適人者降服報報服○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降成人一等○外孫報服○從父昆弟姪之下殤降中長殤一等○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降長殤一等○從母之長殤降成人一等報報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降服○士爲庶母名服○貴臣貴妾義服○乳母名服○從祖昆弟之子親服○曾孫同上○父之姑同上○從母昆弟名服○甥報服○壻同上○妻之父母從服○姑之子報服○舅從服○舅之子同上○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降成人一

[illegible]○夫之諸祖父母從服報服報○君母之昆弟同上○從父昆弟之長殤降成人一等○昆弟之孫之長殤同上○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生服傳曰以為相與居室則生緦之親焉

炘按緦麻服經三十二條賈疏分降正義三等禮通解同今擬定親服八名服三降服十義服一生服一從服五報服七

釋若族氏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之號

十幹十二支古人但以紀日無有紀年月者夏小正二月丁亥萬入用樂易象辭先庚後庚先甲後甲三日詩吉日維戊吉日

庚午儀禮少牢日用丁巳其明著者也書春秋之紀載又咸備矣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皆以幹支爲號（月名雖不明指十二支然郭注十月李巡注四月九月皆以建寅之支解之）疑出於春秋末年戰國秦漢文人之所增非三代周公之所命名也楚詞攝提孟陬大戴禮記用兵篇攝提失方鄒大失紀（盧注陬聲誤爲鄒漢書劉向傳引作孟陬無紀）越語至於元月（韋注謂魯哀公六年九月）呂氏春秋敘意篇歲在涒灘皆周末先秦人書也至漢人之篇章則用之不可勝數賈誼鵩賦單閼之歲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史記麻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則皆宗爾雅爲之又有不用雅訓徑用干支以

遼簡便表問論運氣皆以甲子紀年王莽下書云始建國五年倉龍癸酉天鳳七年倉龍庚辰明年倉龍辛巳韓勑孔廟後碑青龍建酉西岳華山亭碑歲在戊午荆州刺史度尚碑龍集丁未皆變爾雅之舊重後世紀年家無不宗之求之三代周公之典實無是稱秋官哲蔟氏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鄭注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竊以爲非也歲謂如左傳歲在星紀歲在鶉尾之類月謂如月令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之類庶乎得之（逸周書周月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則十有二月之號）

爾雅云四月為余詩小雅小明二章日月方除箋以四月為余解之又云十月為陽詩采薇三章歲亦陽止杕杜首章日月陽止箋俱以十月為陽解之且申其義曰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似文王周公之時即有四月為余十月為陽之稱按采薇云歲不云月小明杕杜皆兼日月言之詁經者取爾雅說詩非詩人詠四月為余十月為陽也

釋周禮閽人司寤氏及儀禮既夕記諸經言時

顧亭林謂古者皆以時為四時其辨博矣然時不專謂四時亦有分日夜言之者周禮天官閽人以時啟閉注云時漏盡謂夜

漏盡而晨則啟門晝漏盡而昏則閉門也儀禮既夕記觶候時而酌注云時朝夕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古日未出二刻半爲晨日既入二刻半爲昏是晨昏之時校朝夕早遲又各二刻半也秋官司寤氏掌夜時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見衛宏漢舊儀疏以爲戌亥誤不獨此也昭元年左傳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朝日出晝日中夕日入夜既晦也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昳日出隅中十二時解之以爲闕日出隅中者曠其位恐不然古書晝夜漏共百刻此

十時必分百刻爲十以十刻爲一時未必如後世十二時而曠二時不用也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麻書分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餔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𥡴意左傳所謂十時大畧如此至於以十二支分十二時不知何所起其周末戰國秦漢之閒乎麻書云雞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撫十二節卒於丑按平明寅也歷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而終於丑是十二節具矣十二支之分十二時始見於此溯而上之素問言寅時吳越春秋言時加於巳周髀經言時加酉加卯皆戰國先秦之書而許氏說文丑字解云丑紐也舉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申字解云申體自申束

吏餔時聽事申旦政也則漢人以支配十二時之明證也總之經傳言時所指甚廣必以爲皆指四時之時不指每日細分之時如論語開首一章之時習使執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諸文解之其義不亦狹乎皇侃云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一年中時一日中時最爲明晰日中時卽每日細分之時也

又閽人司寤氏既夕記諸經言時皆約畧計之惟左傳十時最密古無十二時祇有漏百刻分而爲十各得十刻無畸零秦漢以後既分十二時故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亦每時十刻不得以增古刻二十刻而識之也後世用十二時而仍古百刻

於是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二分見困學紀聞引宋王逵蠡海集由是有大刻有小刻之名不如整數之爲簡便矣今世鐘表亦分十二時每時八刻共九十六刻不用古百刻之法猶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改用三百六十度整數此後人之巧勝於前人者也

釋正歲年以序事

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

不孳正之以閏炘謂不然夏人名歲取歲星行一次之義周人名年取禾一熟之義於建寅建子皆無所關涉然夏數得天周雖以建子爲正而勢不能廢故周禮於建寅之月曰正歲於建子之月曰正月正歲以序事者如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宰夫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内宰正歲均其稍食諸事皆正之而頒於官府都鄙也正年以敘事者如大司徒正月之吉縣教象之灋于象魏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諸事皆正之而須於官府都鄙也至於中數朔數無論建子建丑

建寅三正皆必本之以成月每月一而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此氣盈朔虛一定之法焉有以中氣屬歲朔氣屬年之理且周以建子爲正月必大雪爲朔氣冬至爲中氣不得以建寅正月之立春爲朔雨水爲中也以建丑爲二月必小寒爲朔氣大寒爲中氣不得以建寅二月之啟蟄爲朔春分爲中也推之匝年十二月無不皆然鄭因下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遂有中數朔數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之說竊以爲於經不合也

釋十有二歲

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碧蔟氏皆言十有二歲歲者歲星也歲星每年行天一次故謂年爲歲天凡十二次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故謂之十有二歲在斗曰星紀女曰元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凡左傳中所紀皆是也古無以干支紀年之事自春秋之末戰國以後始以干支紀年謂年曰太歲（太者大也歲大於月日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故謂年曰太歲）干數十太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

曰重光壬曰元黓癸曰昭陽而謂之歲陽支數十二太歲在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而謂之歲名史記索隱作歲陰淮南子又曰太陰爾雅所紀是也歲陽歲名錯綜紀之六十年周而復始漢人言太歲皆主太陰以配十二歲之歲星故歲星太歲往往混淆不知爾雅太歲兼歲陽歲陰言之取古人六十甲子紀日之法以紀年月不專主太陰十二辰也太歲在地者也歲星在天者也周禮者周公之所作不知後世歲陽歲陰之稱故言歲必曰十有二歲皆據歲星言之鄭氏習聞爾雅之說注馮相保章俱以太歲釋歲星注硩蔟氏以爾雅攝提格至

亦舊君爲歲星之號失其傳也久矣

自漢人合歲星與太歲爲一後世遂謂太歲者歲星之神見三禮義宗元人始祭於太史院明初勅祀太歲禮臣議曰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惟元有興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是以壇之制於古無稽案說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天神明矣鄭康成雖以太歲注十有二歲然尚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未嘗別以太歲爲天神應照社稷壇築造差爲減殺詔可見餘冬序錄炘案五緯之名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塡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古無稱木星爲太歲者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布陰

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戍聲何嘗謂木星爲太歲明禮臣不學無術私增說文以迎合太祖之意不亦誣乎

歲星在天一年一次十二年一週天此其大率也其實歲星行天一次而有餘故古人有超辰之說而服虔以爲龍度天門歲木星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蓋術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得一分故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而超一辰一千一百七十二年一大周而超十二辰按此亦據大率計之漢人不知歲差但就歲星每年行一次外多行一分其超辰年數如此其實恒星東移宮次漸離其所則歲星之每年多行一分者積久遂不

止一分故唐志五星議曰太初三統厤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閒事大抵皆合驗開元記注差九十餘度皇極麟德厤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閒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然所差九十餘度可見一百四十四年超一辰仍未爲定率也

謂超辰者皆與在地之太歲無涉在地之太歲今年爲子年者明年爲丑年又明年爲寅年十二辰周而復始雖千萬億年無有差池自漢人混歲星太歲爲一而劉歆作僞遂援隨星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次至於建國元年恰合己巳以欺天下後世甚可慨也汪先生孝嬰有歲名寘易揭一篇今錄于后以爲論歲星太歲者之一助焉

歲名鼠易揭曰漢司馬遷史記麻書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又曰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端蒙單閼二年游兆執徐三年自此順推終於其部皆有漢世紀元又曰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此明謂太初元年名甲寅也又證以天官書其論歲星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旋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按班固漢書述劉歆三統麻推太初元年歲在星紀星紀星躔丑官之名也雖劉歆之麻本無足憑而星躔人所共見彼固不能改也則以合之天官書而太初元年之爲寅歲確然無疑矣天官書論歲星又曰

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其總論五星曰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是漢興為申歲據史記漢興以來年表數至太初元年百有三歲歲當在寅此又可為太初元年為寅歲之明證矣又按晉書之論歲星既首以攝提格歲而論填星又曰太歲在甲寅填星在東壁論太白又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歲與營室同出東方至角而入其他論熒惑論辰星不言甲寅歲亦卽不言他歲是明以太初元年甲寅為厤元而星曆亦由此起算故首舉之也又論歲星曰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當時之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毫無奇零故適與歲陰十

二年一周順逆相應而干支紀年一歲一名原以紀日一歲一周之積數非以紀星一年一次之積數若如後世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而有餘則歲名自不能與歲星相應而歲星之次雖移歲陰之名不變也自班固漢書述三統厤推太歲之法以推太初元年則歲名丙子而甲寅之名易矣司馬彪後漢志述四分厤以孝文帝後三年爲庚辰則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甲寅之名又易矣四分厤法與太初元異而法同其歲名與太初異者乃因三統厤而改而三統有超次之法四分不用故惟自漢武帝太始二年迄於後漢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百四十四年間歲

名與三統合而前後亦遂有不同耳然則三統何以改歲名乎曰三統厤劉歆所作也歆爲王莽國師多作符命以承莽意班書王莽傳載莽班符命曰漢氏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竊疑歆固習於陰陽讖說以建國元年依太初元年甲寅數之則歲在丙午陰陽家言丙丁巳午火也嫌非王氏開國所宜戊己辰戌丑未土也要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土德勝矣而又恐人之窺其隱也於是立爲隨星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次至建國元年恰合己巳使人謂彼眞有其故而不之疑符命又曰受命

之日丁卯也丁火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莽傳又曰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受命之日用丁卯莽已明言其故矣而卽位之日用戊辰則以戊辰皆土德明新室之興也卽此以推則建國元年必取土德可知莽當丙午之歲急欲卽眞萬不能待戊己之歲故惟有改之一法以就之此歟之欺莽莽之自欺以欺天下者也然則天下何以從之乎曰昔人之干支重以紀日至於紀年惟推厤者用之而公私紀載但紀帝王在位年數而不紀干支如史漢後漢三書紀事書日干支者十有八九而書年干支者厤書厤志外絕無

有焉故日難改而年易改也試觀班書王莽傳又曰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又曰百姓多不從者蓋戊土德也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亦欲以土德爲首也而民不從之者以公私通用民皆知其所改故不從焉莽旣改日則改年益可知矣改日莽民知而不從則改年以民不盡知而徑改矣或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表端閒有歲名名皆同四分麻所推或者此固上古所傳而麻書天官書皆誤歟曰不然司馬氏世學天官太初改麻遷身親其事所紀當時之法斷無舛錯若年表本無歲名如六國年表漢興以來年表可攷今本十二諸侯年表所有

歲名其下皆注徐廣曰歲在某甲子其爲後人所加無疑廣晉末人習見四分所推云爾非司馬氏之舊也或曰唐司馬貞索隱謂厤書厤術甲子編自太始征和以下皆褚少孫所續其然乎曰索隱之言於書未有明證殆以史公自序云終於天漢而斷之耳按褚少孫漢元成閒博士厤書爲其所續而歲名與司馬從同亦可見成帝之時尚未變易也或又曰班書冀奉傳載孝元帝卽位之明年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以四分厤上推其歲名適爲甲戌此太陰倘指歲名則在建國前五十餘年疑非歆所改矣曰太陰之名在史記天官書爲月行之道

而後之解太陰者紛糾一無可憑奉封事言多不經指其歲名與否無可據也總之太初以後再經竄易勘史漢後漢三書灼然可見矣而或者謂古有太陰太陽兩歲名并用今則但用太陰故不同於古夫爾雅以天干爲歲陽而對歲名故天官書徑稱歲之支名爲歲陰若謂合干支之名又分陰陽此近今之臆說非有根之談也

炘案揭云干支紀年一歲一名原以紀日一歲一周之積數非以紀星一年一次之積數又云若如後世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而有餘則歲名自不能與歲星相應而

歲星之次雖移歲陰之名不變也其辨歲星太歲最爲明晰可見斷不能以太歲爲歲星且謂太歲亦如歲星之超辰也

釋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致極也測量之法須逐日爲之久乃得日月之眞度春秋非不測日堯典寅賓出日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景寅餞納日以秋分之日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漢書又有春秋致日之法但日行出入於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而以冬夏爲之極冬夏非不測月月每月與日一會有合朔晦弦以及交食非隨時測驗不可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但月行出入於黃道有陰曆陽曆之分而以春秋爲之極故周

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也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黃道一（黃道一三字今本無從鄭注考）（[illegible]曜增見禮記月令正義）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鄭注冬至日景長丈三尺夏至日景長尺有五寸皆舉成數而言）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至也

按太陽去人有遠近故日景有長短凡日在天頂則表無景此

惟戴日下則然中土地在日北日在正南故可以景之進退分寸言夏至日去人近故景短冬至日去人遠故景長也

梅氏文鼎曰日行黃道有南至北至月亦有之月之北至則陰曆是也月之南至則陽曆是也夫月之陰陽曆隨時變遷而必於春秋測之何耶凡言至者皆要其數之所極則必有中數以爲之表如日道有南至有北至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曆有陽曆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則已無定度又何以爲月道之中數乎惟春秋二分之黃道與赤道同度則

其東出西沒及過午之度並與赤道無殊於此測月可得陰陽壓出入黃道之眞度矣假如二分之望月在其衝（春分之望月必在秋分之宿度秋分之望月必在春分之宿度）則日沒於酉正而月出於卯正日出於卯正而月沒於酉正其出沒方位必居卯酉正中與日相等然而或等焉或不等焉或有時而出沒於酉正卯正之南則知其在陽壓也有時而在卯正酉正之北則知其在陰壓也又此時日之過午也必與本處之赤道同高（即冬夏二至日軌高度折中之處）則月亦宜然然而月之過午或有時而高於日度則知其在陰壓也有時而卑於日度則知其在陽壓也若月之出沒在卯酉之正而不偏

南北月之過午一如日軌之度而晷無高卑則爲正當交道而有虧食故曰惟春秋可以測月也

鄭注致月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陳用之遂謂致月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炘竊以爲非注意也注不言望者舉弦以該望非謂致月之法可不必於望也賈疏云春分日在婁月上弦于東井圓于角下弦于牽牛秋分月在角月上弦于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故注并言月弦于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最得注意梅氏文鼎曰君正言致月之理則必將詳攷

其交道出入之端與夫陰陽歴遠近之距則兼望言之其理益著問陰陽歴之法於兩弦亦可用乎曰可凡冬夏至表景既有土圭之定度（夏至尺五寸即土圭之定度也冬至景丈三尺蓋亦以土圭之度度之而知）則月亦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假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東井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等又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則是月行冬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徵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於定度者必月交黃道之度也其短於定度者必月在

日道之北而爲陰壓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壓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壓也然則陰陽壓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敘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懸絕距止六度故景之進退也小陰壓陽壓之月景所差于日景者不過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壓更無可疑即使是陽壓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壓已成確據即使是陰壓而景短

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損其爲冬至之日道也
夫兩弦之月道既在二至之度則日躔必在二分而四敘不忒
故曰舉弦立說亦足以明也

學禮管釋卷之九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禮玉祀玉

古者祭天地之玉有禮玉有祀玉禮玉薦於神坐祀玉執之於手書金縢所謂周公植璧秉圭是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此禮玉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祀玉也以二經校之典瑞之旅上帝指迎氣言即大宗伯天之四方旅四望指嶽

祭言卽大宗伯地之四方此皆有禮玉又有祀玉所謂大神示特尊之也五帝之外日月星辰四望之外一切山川則但有祀玉無禮玉典瑞所謂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是也

或曰典瑞又云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祀日既執圭璧矣何以又執鎭圭曰此朝日非祀日也其禮見儀禮覲禮其義見大戴禮朝事篇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

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蓋王將有征伐之事或不巡狩諸侯時會殷同爲壇見之天子先朝日朝畢見諸侯其朝日也拜而不祀故搢大圭執鎭圭也所以必先朝日者大戴禮所謂教尊尊也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之下郎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其義符矣此朝日拜也春分祭也鄭注不甚分明後人遂以經文爲背戾矣

釋求牛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之牛後鄭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後儒因無證據各以意解有謂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者羅氏路史也有謂享牛帝牛求牛稷牛者求讀如逑逑配也劉氏小傳也有謂享牛享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捄通角小兒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高氏愈也竊以爲經文當以其其享牛絕句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爲句供其享牛者謂供其祭享之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求牛之中犧牲者授牧

人或求人而祭之也曲禮大夫用索牛謂索求得而用之異於天子之犧牛諸侯之肥牛養於滌而后用之者牛人之求牛亦求得之後授職人養於滌中三月而後用之知求牛非禱於鬼神求福之牛則知享牛非前祭一日之牛後鄭謂求牛爲終事之牛固非而以享牛爲獻神之牛得之

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祭天牲用騂見於祭法郊特牲大宗伯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疏遂謂昊天上帝用蒼牛南郊感生帝用騂牛未免強生區別竊以爲大宗伯經文亦由句讀不明而誤也皆有牲

絕句幣各放其器之色爲句則豁然無疑矣皆有牲者謂以禮玉告神時皆有牲也幣各放其器之色者上文六器皆禮玉禮玉奠於神座薦以束帛束帛者幣也器爲蒼璧則幣色亦蒼器爲黃琮則幣色亦黃以下推之可見周禮文法簡古後人因句讀不明每至矛盾不能相通惜哉

釋司常大司馬旗物

司常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段氏玉裁曰師都說文引作率都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古文帥皆作率玩注意止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賈疏訓師爲衆謂民衆所聚則其誤在唐以前矣唐以前

俗書帥作師故誤爲師耳炘按段說甚確然亦無關大義惟大司馬之鄉家譌作鄉遂則注不可解而經文多轇輵不清矣

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云州是鄉官里縣鄙是遂官遂之里與鄉之州同建旟則鄉之閭與遂之縣同建旐也遂之鄙與縣同建旐則鄉之黨與州同建旟可知是互也鄉族上從黨建旟比上從閭建旐遂鄰上從鄙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旐是約也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大司馬辨治兵之旗物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載旜注師都遂大夫也鄉家載物注鄉鄉大夫也○今周禮作鄉遂載物注鄉遂鄉大夫也石經作鄉家段氏玉裁曰當從石經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矣炘案注鄉遂之遂字衍文郊野載旐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炘案注分郊野非是百官載旟注百官卿大夫也鄭謂出軍之旗如仲秋治兵尊卑之常如仲冬大閱其說是已但二者參互比校觭舃

紛糾鄭君大司馬注亦未盡厭人意其實二者次敘具在經文若綢麗綱有條不紊也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九旗尊卑瞭如指掌國中之爵王爲上諸侯次之孤卿次之大夫士又次之故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也軍中之官師都爲上州里次之縣鄙又次之故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也州里縣鄙互約言之以相變爲文其實旟旌州黨族建旟是尊也閭比建旐是卑也有羽無帛專爲道車斿車之所建故敘於末注所謂明尊卑是也至於司馬教治兵上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

注師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縣鄙各以其名注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以號名注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注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以邑名注謂公邑大夫百官各象其事注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下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則軍吏載旗者軍吏即以門名之師也師都載旜者師都即各以其名之縣鄙自縣正鄙師以至鄰長也不謂之縣鄙而曰師都者師都本鄉遂大夫之總名欲見遂之中有鄉下文云鄉家載物鄉即以州名之鄉家即以號名之家謂家邑采地也三等采地皆在六遂之內又欲見鄉之中有遂與司常職皆是互約言之然則縣鄙酇載旜州黨族載物里鄰亦載物閭比載旜與司

常又相變與軍吏諸軍之帥自軍將至伍長皆得稱之師都衆人所聚自鄉遂大夫至比長鄰長皆得稱之司常之師都專指鄉遂大夫也此軍吏中包命卿及鄉遂大夫故縣鄙亦稱師都鄭仍以鄉遂大夫解之失之膠固矣郊野載旐郊野卽以邑名之野公邑在遠郊之外謂之郊野鄭以師都鄉爲鄉遂大夫又分郊爲州長縣正以下殊爲穿鑿百官載旜卽各象其事之百官謂未爲軍帥之孤卿大夫同載旜以衞王此不辨尊卑專主治兵之法故與司常不同也

鄭注司常鄉遂大閱圖

鄉旗州旗黨旗族旗閭旗比旗

遂旗縣旗鄙旗酇旗里旗鄰旗

今擬司馬鄉遂治兵圖

鄉旗州物黨物族物閭旜比旜

遂旗縣旜鄙旜酇旜里物鄰物

釋禡貉伯

禡馬聲馬古音莫戶切貉各聲各古音孤之入伯白聲白古音蒲之入皆古魚部中字音相近寫者亂之漢儒詁經遂牽合爲一莫能辨別幸爾雅詩經說文分析不紊理其遺緒尚不至如

洽絲而禁焉王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鄭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鄭上節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此注承上言之故云亦亡詩皇矣是類是禡毛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禡鄭箋類也禡也師祭也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郭注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類作禷以事類祭天神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據此則禡之爲祭專主出師言之類禮在南郊故曰於內曰類禡禮在所征之地故曰於外曰禡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二者皆爲師祭故皇矣言伐崇曰是類是禡爾雅釋之曰是類是禡師祭也此爾雅詩經

說文之言禡確然與類上帝同爲師祭不可移而他屬者也至於田獵之祭詩爾雅謂之伯周禮謂之貉所祭者馬祖所禱者馬牲與師行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絕然不同詩吉日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按馬祖上脫祭字）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按禱字祭之譌）其祖禱禱獲也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按郭注即襲用毛傳晉時毛傳本尚不誤）說文禂禱牲馬祭也此皆伯禱之祭爲田獵而設所祭者馬祖兼有先牧馬社馬步在其中（校人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所禱者馬之肥大牲之多獲周禮謂之貉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誓民注所謂立表而貉祭是也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讀爲十百之百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詩釋文云貉又作貊是貉與貊通貊與百通伯百一聲周禮之貉卽詩爾雅之伯也自或書貉爲禡大司馬甸祝注貉書亦或爲禡說文禡字下引詩旣禡旣禂杜子春先後鄭俱以師祭解貉祭後鄭肆師注云貉師祭也杜子春甸祝注云貉兵祭也先鄭大司馬注云貉讀爲禡謂師祭也而禡貉不分也久矣不知周禮所謂貉皆指田獵言之田獵祭馬祖與師行祭征國之神判然各別周禮雖不言禡然大祝所謂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卽禡之謂也若以田獵之貉爲師行之禡則周

禮所謂表貉者何以皆屬四時之田無一語涉征伐乎後儒因杜鄭諸注混淆不分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國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焉牽合師祭馬祭爲一而又附會馬字之義不知禡之從馬者馬武也怒也詩曰王奮厥武王赫斯怒皆其義也豈必祭馬祖乎

穉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卹勿二字極難解以致後人紛紛句讀不一鄭注卹勿搔摩也正義云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竊以爲的解矣按搔卹摩勿鄭皆以雙聲字爲訓勿釋文音沒即勿本音亦在微毋古人輕重脣不分皆可謂之雙聲故疏以

衈勿爲搔摩之狀衈从血卩聲然衈亦有節意說文衈憂也一曰鮮少也鮮少卽有節也勿說文州里之旗象其柄有三游旗之游與策之彗俱下垂（朱子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國中以策彗在馬背上少游颺之有似於搔摩之狀故鄭取雙聲字訓爲搔摩後世多聞憂衈之衈毋勿之勿寡聞少衈之衈游勿之勿故不知鄭注之確又說文騷摩馬也注不作騷字者以摩馬謂之騷乃刷馬實事此以策彗少游颺之有似於搔摩故不用摩馬之騷也衈勿二字不能拆開吳草廬讀衈爲句旣不詞又以勿屬逆讀豈鄭不知勿之訓毋而有待後人之更正乎近又有謂鄭以衈

勿爲句者不知鄭以搔摩釋卹勿二字非卽以卹勿爲句惟疏以驅字斷句謂以策彗騷摩馬背而驅之其塵不出軌有異於野外之驅也斯爲善讀經者矣

釋九拜

大祝九拜解者多家近儒次仲淩氏精研禮經獨得要領閒有未合及所未盡今贅而辨之以作斯篇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云稽首拜頭至地也公羊何注亦曰頭至地曰稽首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公羊何注亦曰頭至手曰拜手三者比較頭至手不至

地爲最輕頭稽留於地而後起爲最重頭叩地卽起爲輕重之間注雖不言所用疏以稽首爲臣拜君頓首爲平敵相拜空首爲君拜臣左傳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則稽首爲臣之拜君審矣最重者爲臣拜君則最輕者爲君拜臣輕重之間者爲平敵相拜疏說必有所受斷不可易凡禮經中平敵之拜不言頓首而頓首可知君拜臣下不言空首而空首可知空首於經傳無所見穆天子傳有許男降拜空首之文不足信左傳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說者因此遂謂頓首爲重拜不知此皆末

世越禮之拜不可據以解經降及秦漢臣之於君皆頓首請罪蔡邕戍邊上章云臣頓首死辠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云臣鼐等誠惶誠恐頓首死辠許沖進說文解字表云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辠死辠不可以是而疑周禮之頓首非平敵之拜也又古者稽首之拜皆再拜稽首舜典禹拜稽首垂益伯夷皆然周書召誥洛誥諸篇皆稱拜手稽首不言再拜者省文康王之誥則正言再拜稽首矣從無稽首而後再拜者孟子言予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亦是周末之事秦漢以下凡稽首者無不綴以再拜不復守禮經之再拜稽首蔡邕上章云臣邕頓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及許沖所上說文解字表皆云頓首再拜以聞學者亦不可謂禮經之稽首如後世之稽首再拜也

四曰振動注中振動有三解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者杜子春也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者先鄭也謂振動爲戰栗變動之拜引今文太誓王動色變爲證者後鄭也後鄭之解說經家多不從經典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惠半農因以後世舞蹈之拜當之惟凌次仲九拜解取杜子春之說爲獨具隻眼其言曰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俱失其解炘按士喪禮屢言哭拜稽顙成踊踊者振也

哭者慟也稽顙之拜無有重於哭成踊者凶拜之首振動不杜子春之從而誰從哉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鄭據檀弓拜而后稽顙釋吉拜稽顙而后拜釋凶拜者之於禮祇有拜稽顙並無稽顙拜鄭謂殷以拜稽顙爲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齊衰不杖期以下用吉拜若三年服者則稽顙而后拜謂之凶拜按士喪禮一則曰主人拜稽顙再則曰主人拜稽顙是周之三年服明明拜而后稽顙也檀弓之說鄭氏之注皆與經不合竊謂吉拜之拜專指稽顙言之凶拜之拜專指拜稽顙言之晉公子重耳稽顙而

不拜季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陳無宇稽顙於欒施此皆稽顙而不拜者稽顙與頓首相近故謂稽顙爲吉拜若拜稽顙則重矣惟三年之喪有此拜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士喪禮主人拜稽顙所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也其餘期以下喪言拜者皆吉拜但稽顙而已所謂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也檀弓乃六國時人所作泥檀弓之言致與全經不合不如合檀弓以求合於全經可也

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淩次仲曰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

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卽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婦人之拜謂之肅拜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

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褻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指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炘按解九拜者多家以次仲氏之解爲最確惟嫌吉拜凶拜尚沿康成之誤故辨而釋之如此

釋以享右祭祀

太祝之九拜吉凶軍賓嘉五禮咸備然大祝接鬼神之官也享右祭祀乃其專職故曰以享右祭祀舉其重者而其餘無所不包天子祭祀之拜不聞其詳今以士虞特牲少牢推之亦可得其梗概凡主人陰厭受尸嘏及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再拜稽首

天子之事尸亦當無異惟稽首頓首無所見然天子之於祝佐食長賓衆賓及兄弟等皆臣也其拜當稽首賓兄弟之獻祝佐食及自相旅酬皆敵者也其拜當頓首經雖不言其禮可推又士虞之拜稽顙皆凶拜但云拜者皆稽顙之吉拜或曰拜稽顙或曰哭曰踊者互文見義皆振動也特牲之送尸主人門外再拜亵拜也少牢之餕主人答壹拜奇拜也士婦皆執爵以拜肅拜也九拜之見於享右祭祀其所攷者如此

或曰享燕賓客亦謂之享賓客勸食亦謂之侑安知太祝所云享右非兼賓客言之乎按左傳享宴字作享周禮享祀之享皆

作亨饗燕之饗皆作饗段玉裁說見說文注劃然不紊況大祝之職享右祭祀乃其專職儒者釋經不得舍本義而專譌旁解也

釋婦人拜

大祝九拜詳男子而畧婦人婦人之拜見禮經及傳注者約畧攷之其別如左

一曰肅拜肅拜者立而爲之鄭司農說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婦人以肅拜爲吉拜之正儀禮特牲少牢諸篇婦人之拜皆執爵男子之拜皆奠爵蓋男子之拜屈兩膝跪地故必奠爵而後能爲之婦人立拜故不必奠爵雖執爵亦可爲之少儀云婦人

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且肅拜則其餘無不肅拜矣茂堂段氏創爲拜者必跪之説謂左傳之肅使者不言拜乃立而不跪周禮既言肅拜未有不跪而得爲肅拜者顯與禮經不合矣

一曰手拜又曰拜扱地手拜者婦人之喪拜少儀注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亦立而爲之鄭君云手拜手至地是也手拜別於肅拜者但俯下手手不至地爲肅拜手深至地爲手拜肅拜低頭少儀注云肅拜拜低頭段氏以爲不低頭非也則手拜亦低頭可知少儀云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言婦人虞祭爲尸係喪祭恐疑於爲尸者亦喪拜故別之曰不手拜肅拜尸尊故耳凡士喪禮婦人之拜賓與士虞禮主

婦之拜尸拜賓皆手拜也又士昏禮廟見婦拜扱地注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此扱地之拜卽手拜故鄭君言以手至地解之其云猶男子稽首者致敬於已歿之舅姑不敢但爲肅拜故以拜扱地者效男子之稽首奠菜吉禮嫌手拜爲喪拜變言拜扱地者避喪拜之名而其實同耳後儒因猶稽首之注遂謂拜扱地爲跪拜熊朋來郝敬皆如此說淩次仲亦云扱拜始坐拜也非也經云婦執笲菜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則立而執笲以拜拜畢始坐奠也

一曰稽顙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此婦人

喪拜之至重跪而為之者也既曰稽顙則必屈兩膝為之與男子無異但男子有再拜稽顙之凶拜婦人只有稽顙而不再拜如男子之吉拜耳

三者以外又有俠拜不俠拜之殊俠拜猶男子之褒拜不俠拜猶男子之奇拜凡婦人與婦人行禮皆各一拜與男子行禮皆兩拜俠一拜特牲主婦亞獻少牢尸酢主婦等禮皆不俠拜只一拜者禮殺也昏禮婦見舅執笲拜奠於席舅答拜婦又拜是兩拜俠一拜又婦降階受笲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與拜是各一拜禮無婦人一拜再拜之文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見南子南子帷中再拜不可以說禮凡禮經單言拜者皆一拜兩拜俠

一拜者皆再拜異於男子之再拜者男子接續拜之耳總而論之肅拜爲婦人之通拜猶男子之頓首左傳穆嬴頓首於趙氏亦不可以說禮手拜猶男子之稽首婦人肅拜手拜無有不空首者則空首在兩拜之中矣振動吉凶三拜婦人祗有稽顙一拜俠拜不俠拜卽男子之奇拜襃拜皆可攷而知也

釋廟見祭禰祭行爲三事

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士昏禮曰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孔穎達疏禮記以廟見祭禰爲一事朱子作通解列

祭行於奠菜之先爲二事而不祔祭禰一節是亦以孔說廟見祭禰爲一事矣江氏永禮書綱目則但出奠菜一節而以祭行爲奠菜之記是又以奠菜祭行爲一事皆非也按昏禮舅姑存者有婦見舅姑之禮其執棗栗腶脩贄於笲舅在阼西面姑在房外南面婦先奠笲於舅席又降階取笲奠於姑席所謂贄見婦於舅姑是也若舅姑旣殁則三月祝率婦入廟奠菜其執亦笲設舅席在奧象阼階位設姑席北方南面象房外位婦亦先執笲奠於舅席降堂復取笲奠於姑席其禮悉與婦見舅姑準祝告曰某氏來婦即曾子問所謂稱來婦也見舅姑畢有贊醴

婦之禮廟見畢亦有老醴婦於房中之禮與祭禰何涉其祭禰者象生時婦饋舅姑爲之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注云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曾子問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云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是祭禰當盥饋一節無疑生時見與饋同日歿則廟見祭禰別日者凡祭必卜日特牲少牢可證也曾子問明云擇日而祭於禰則廟見與祭禰異日斷非一事可知矣其禮亦當特豚一鼎畧如陰厭之儀可也儀禮中儘有不備之儀節賴他傳記可以補其缺何必牽合爲一乎至於三月祭行謂婦入夫家三月之後四時

之祭乃行新婦得以與祭注所謂助祭是也若以祭行爲奠菜則經明云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人不必復記之矣必分廟見祭禰祭行爲三事而後節次瞭然有條而不紊也

或曰祭行非廟見安知非卽祭禰乎案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又曰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則古者暫輟祭謂之不行以此推之昏禮未三月婦不可以助祭而有婦而不助祭似亦不可故三月之內祭祀之禮亦不行俟婦入三月之後旣廟見祭禰然後四時之祭乃行此婦得以助祭其設文之意當如是也

總而論之適婦庶婦皆有贄見舅姑之禮則廟見奠菜通於適庶適婦醴之則庶婦醮之如舅姑之生存可也士昏又云庶婦不饋則祭禰一節惟有適婦其不饋者則亦不祭禰矣惟祭行助祭無論舅姑存歿及適婦庶婦皆得與焉敖君善盛庸三之論均足闡發經注而糾正義之失疏云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歿姑老者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敖云婦入三月然後可以入廟故夫家必至是舉其常祭合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也凡舅姑之存若歿其禮皆然盛云特牲少牢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若謂助夫祭為主婦必舅姑既歿或老而傳者乃得為之舅在無姑婦仍

不得爲主婦也疏誤矣敖氏知此禮該舅姑之存歿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爲備炘按如上二說則祭行一節必不當與廟見祭禰混而廟見祭禰仍異禮異日不可合而爲一其爲三事審矣

釋前期三日

士冠特牲皆言前期三日韋氏協夢曰（韋氏蕪湖人著有儀禮蠡測）前期三日空一日耳觀下經云厥明又云夙興則是筮賓之日與冠日祇空一日矣古者數日之法皆連本日數之書召誥篇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丙午與戊申祇空一日是其明徵矣注謂前期三日空二日非是炘案韋說甚精顧命篇丁卯命作册度

越七日癸酉亦是連本日數之惟古文尚書武成篇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是去本日數之後人所以疑爲僞撰傳云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然鄭所謂空二日者疏明云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前空二日外爲前期三日二日之中雖有宿賓宿贊冠者及夕爲期但非加冠之事故云空也然則鄭亦未嘗誤矣

釋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諸侯之國卿三人大夫五人卿三人者司徒兼冢宰無天官卿司馬兼宗伯無春官卿司空兼司寇無秋官卿左傳魯三卿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大夫五人者崔靈

思所謂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寇
司馬事省置小司馬一人是也分言之曰卿曰大夫合言之則
三卿爲上大夫五大夫爲下大夫王制所謂上大夫卿下大夫
五人論語所謂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是也周禮序官有中
下大夫無上大夫則天子之六卿卽上大夫也諸侯以三卿爲
上大夫五大夫爲下大夫不見中大夫之稱所以異於天子也
至於王制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似三卿之中又分上卿中卿下卿五大夫之中又分上

大夫下大夫鄭氏所謂頫聘並會之序非尋常之稱謂也又大國有孤四命不在三卿之數王制所謂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是也經云下大夫二人即下大夫之長王制疏引崔靈恩云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則二人者小宰小司徒與注云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者以賓與主人皆下大夫上大夫之位尊故不使爲媵爵之事也

釋昏禮不還贄

凡賓主人相見禮畢皆還其贄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之以其贄還之也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還之也若嘗爲臣者主人不自

還贄亦必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也上大夫下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贄雖異而還之無異也聘禮以圭璋爲贄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圭與璋皆還也君於他邦之臣亦還其贄士相見禮曰若他邦之臣則使擯者還其贄是也惟昏禮之贄不還納采問名一使兼行二禮鴈皆受而不還納吉如納采納徵如納吉請期如納徵元纁束帛亦所以爲贄與用鴈同也疏云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爲贄故也親迎之鴈壻再拜稽首奠於堂若不親迎壻見女之父母壻入門東面奠贄此贄用雉禮辭之後主人拜受壻拜送與親迎之奠鴈於堂不同而其不還則同也蓋昏禮親親也贄不用

死皮帛必可制所以體親親之情也詞無不腆無辱所以篤親親之誼也五鴈及納徵之束帛皆所謂先人之禮以求昏於主人也主人受之而不還所以許之也其餘無不還之贄所以輕財而重禮遠貨賄而崇恥讓也後世托於羔鴈之贄以遂其攀援之私於是有不貲之玩進自司閽盈握之珍出諸懷褏予者受者皆泰然不知其非可慨也夫

釋燕禮大射儀主人

燕義使宰夫爲獻主聘禮記燕則宰夫獻故鄭注燕禮云主人宰夫也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諸侯降一等則宰夫士也然天子

燕禮亦不以大夫爲獻主使士爲之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膳夫上士也天子有膳夫無膳宰諸侯之膳宰當天子之膳夫禮又宜降宰夫一等然諸侯之宰夫亦稱膳宰左氏昭九年傳云膳宰屠蒯而禮記則云蕢宰夫也宣二年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則云膳宰也熊蹯不熟是諸侯之宰夫與膳宰亦可通稱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不必膳宰非宰夫也由是推之則天子之膳夫亦可曰膳宰鄭注燕義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明膳宰卽膳夫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謂諸侯燕禮之主人當爲膳宰作燕義者以爲宰夫而鄭

注因之其意以燕義爲誤不知聘禮記明云宰夫獻豈記儀禮者亦誤乎

諸侯之官類降天子一等天子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必士也且天子之燕以膳夫上士爲主人豈諸侯之燕而以大夫爲主人乎鄭注燕禮云宰夫大夫之下注大射云宰夫下大夫鄭蓋以天子之官顯諸侯言宰夫於天子爲下大夫則諸侯當以士爲之矣非眞謂諸侯之宰夫與天子同下大夫也

燕射之主人必以士爲之者蓋大夫以上皆有位於堂上若主人以大夫爲之其薦之也必於堂上使之與諸大夫爲偶是不

別其爲主人也使之在阼階之上則疑於君也燕大射獻大夫之後胥薦主人於洗北洗北堂下之位也攷士之位在西方北上宰夫未爲主人之時與衆士偕立焉及賓入則主人自西方升階與賓行禮每獻酢酬畢則主人立於洗北以待繼此之洗獻故獻大夫後主人復洗北之位而胥則就其位而薦之非原立之位在洗北也凡燕射薦位俱與立位不同卿始立中庭西面薦在堂上賓左大夫始立中庭北面薦在堂上賓西士始立西方東面薦在東方西面又薦司正射人司士執鼏於觶南皆非始立之位惟祝史小臣師薦於其位不可以例宰夫也

燕及大射皆賓與主人行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且不獨賓也雖執冪者膳羞者與羞於諸公卿者皆小臣與膳宰請之得公命而乃命之唯主人不命蓋公與客燕公有主人之義不使明示於衆曰命某爲主人故不命也其不命柰何前此小臣戒與者時已命之矣